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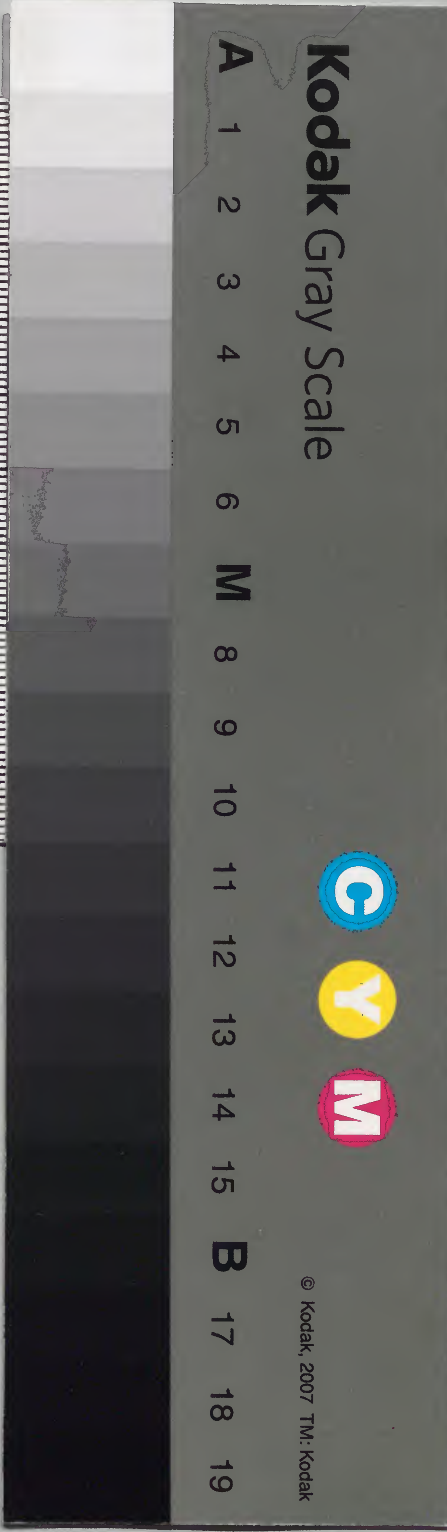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漢	五	八	九	二
書	一	四	六	四
門	五	九	六	二

內閣文庫

九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58
冊數	24 (23)
函號	297 28



大正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九日次

判議部

史議一 食鹽

漢學大庫

發審事

毛聖臨

特料食酷事

毛錦來

特料食吏事

毛錦來

特料食吏事

毛錦來

發審事

李鄴園

特料食吏以肅計典事

蔡蓮西

資治新書二集卷十九目

一

吏議一 縱蠹害民

特糾貪吏事

特察婪弄事

吏議三 諱盜不申

縱盜出入城垣事

吏議四 城池失守

縣城盜入事

吏議五 棄職潛逃

出巡事

衙蠹一 侵挪庫帑

毛錦來

毛聖臨

蔡蓮西

朱周望

失名

侵帑事

衙蠹二 許害良民

訪拿衙蠹

出巡事

出巡事

出巡事

酷詐父命事

出巡事

發番事

出巡事

李鄴園

紀子湘

李鄴園

李鄴園

李鄴園

李鄴園

毛錦來

毛錦來

毛錦來

前件

毛錦來

討蠹免賊事

王望如

王昭案

紀子湘

黃之昇案

紀子湘

擁蠹抄詐事

蔡同子

違禁橫派事

謝傅公

橫饕登嚇事

毛錦來

出巡事

李鄰園

衙蠹嚇詐事

盧山斗

舞文一 增減文書

窩隱逃人事

陳大亨

舞文二 代書增減情罪

盜殺驚天事

陳大亨

大蠹滅法事

陳大亨

盜殺驚天事

陳大亨

悞公一 解犯疎虞

訪實逃兵事

謝傅公

申報事

毛錦來

悞公二 囚犯越獄

劫獄事

李荆園

盜犯越獄事

佟滙白

悞公三遺失公文

毛錦來

截奪公文馬匹事

科場一懷挾

陳大亨

科舉事

科場二假冒頂替

陳大亨

發審事

逃人一窩隱

陳大亨

發審事

拿獲逃人事

樂馥宇

逃人二假冒

劉松舟

慘詐事

左道

邪教橫行事

馮慎貽

前事

馮慎貽

邑士雪冤看語

譚慎公

勢宦

冒死登聞事

文煜巖

劣衿

皇清續編卷之九

歲考事

毛錦來

發審事

毛錦來

哭剝僮詐事

劉黃中

豪民一 通糧

歲考事

周仙平

抗糧事

周宿來

徐元選案

紀子湘

窩隱逃民事

王書年

豪民二 拒差

擲殺官差事

劉黃中

豪民三 把持衙門

兇叛事

席覺海

豪民四 武斷鄉曲

公舉非類事

魏子存

鹽法一 私販

稟報事

劉雲麓

捉獲私鹽事

劉翔公

私販事

楊齋發

申報傷死大盜事

程質夫

鹽法二 假引

皇清續編卷之九

五

密查假引事

毛錦來

學政

欺君凌儒事

毛錦來

稅務

案規違斷事

毛錦來

行查事

毛錦來

勒詐一 兵詐

急斬搶詐事

李鄴園

劫盜事

席覺海

勒詐二 民詐

樹黨倡亂事

王望如

湯火事

李鄴園

勅殛詐抄事

李鄴園

奏勦濫科事

王望如

匿情燒詐事

賈蒼喬

豪矜抄詐事

李鄴園

勒詐三 誣詐

痛陳民害事

王望如

叛憲屠民事

紀光甫

違憲貢贓等事

紀光甫

剪黨正律事

劉黃中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十九

湖上笠翁李漁蒐輯

婿沈心伯訂

吏議一貪酷

發審事

浙江 臬憲 毛聖臨 一麟 關東人

無心碎
句自爾
成文鐵
筆生花
偏能奪
甲

看得革職知縣某平逼桑榆性猶霹靂罔知為民父母之義止有見民草芥之心以二十五板之微刑而折湯文之雙脛猶曰蒲鞭示辱以三錢六分之輕賊而斃郭太之一命尚云借殺行仁然此輩皆屬衙役猶得以疾蠹之言藉口至楊士雲以酒酣闖道何遽撻之流血而致畢命于兼旬周木商以納稅稍遲胡

資治新書二集卷十九

一

爲斃以嚴刑而使不正其丘首。至于比糧之用刑。欠多亦責。欠少亦責。從無微天漏網之民。放告之收詞。情重亦准。情輕亦准。似有樂訟喜爭之癖。凡此皆出里民之口。苟非恃官以讐民。詎致爲子而證父。至于火耗之加二。重等之加三。則皆審無實據。或者官之待民不堪。民亦疾官太甚。倡爲時日之詞。冀人采風之耳。故按臺據所聞而入告。謂從來不肖有司。必借酷以濟貪。乃今水落石出。酷則有之。貪實未也。殘暴既真。律杖非枉。

特奏貪酷等事

平陽毛錦來諱達
新昌人

看得龍某性既貪婪。心尤暴戾。養身惟酒。終日在醉生夢死之鄉。率鼻由人。無時非左顧右盼之狀。穢聲既著。清議難逃。蒙叅發審。逐款嚴訊。內如杖死張義。固係徵比錢糧。而徵處頑欠。然父母之名義。謂何而酷烈乃爾。雖曰出自醉後。而因人撥置。然臨民之體統。謂何而敗壞若斯。尙不謂之民命如草。而官常掃地者乎。又如取用行戶。屢奉嚴禁。而潞紬首帕。恣意誅求。既已狠索。又復嚴刑。以酷濟貪。信不誣矣。又如蠹役馮元捷。詐贓纍纍。在本官不能覺察。已難辭咎。又從而護之。是誰之過歟。又如生員張復元。被盜打

劫耳目彰彰在本官不能防護已難謝責又從而匿
之不知更何心也至如有司關防官箴首重豈有家
人出入市中而主人若罔聞者蓋李管家亦好麴藥
大有厥主之風雖買貨短價之事實無確據然而爛
醉街頭推倒肉架指証有人是誰縱之以上各款字
字皆實除措價輕罪不坐外而杖死張義自有因公
致命之條旨內未奉革職字樣不敢擅擬馮元捷
詐贓有據流徙何辭查係赦前應否准援恩自憲出
魏大徵雖非索賄而撥置有因李管家雖無短價而
縱飲皆實均杖不枉

特糾貪吏等事

毛錦來

看得董某以買地細較而杖死輩萬濤事出無名跡
如有意誠有君部院之駁也但審吳培基以積通無
措而告人買業情非得已童知縣從催科起見而勒
清受地意似急公但止為培基完道之計而不知在
萬濤無應買之條謂其斷理無術而濫用酷刑固所
難辭若謂其有心勒致而期於必斃蓋亦未必然也
查律挾私杖斃平人者乃坐毆例今某之與萬濤非
有所挾也事由催科而起則當仍引因公之例

特糾貪吏等事

毛錦來

看得革職知縣張某原奏酷斃前招俱已審實唯是
裴大祚唐永定身死之由尙未明確致煩憲駁職遵
嚴勘據里老供稱裴大祚受刑在於三月十二而畢
命在於十一月二十二竊照大計拜疏之時正在仲
冬月盡唯此時大祚尙爾無恙故原欵亦載未死則
是大祚死于拜疏之後不待辯而明也唐永定被刑
月日及命終時辰伊兄堅供相去八十五日鑿鑿有
據胞兄之誣虛語何爲至于馬勝龍李光輝以狡書
而立酷吏之傍猶如夜叉而侍羅刹之側滿堂殺氣
人人畏之一應一諾皆似逢迎一舉一動皆似撥置

至於如何逢迎如何撥置之說則又非事後之所得
而辯但以非甚重大之事責人而至於四五十此
卽所謂濫刑之明驗也

持糾貪吏等事

毛錦來

看得張知縣濫用酷刑以致康永定染病越八十五
日而身死數欵之中唯此件應從重坐所以引洪人
不如法者謂永定之病因刑致非全死於病也所以
不斷給者謂永定之刑後病亡非全死於刑也故杖
乃允協也查本官犯事年月正在新例決杖之時而
承問日時適又奉新例贖杖之後故贖又允協也至

於衙役有罪無贓責革亦允協也

發審事

金華 李鄴園 諱之芳 武定人

審得某募身戎伍未聞有摧鋒陷陣之功防守浦
江偏多此越職擾民之事如科派豈料近城保正先
屢狼餐設非掣回則婪詐之端方始指稱馬草通縣
烟居悉遭竄良託言公議而乾折之害何窮至于賄
馬累及窮民卽鬻產賣田尚未填其慾壑禁鹽需及
舖戶雖餽遺投贈無不遂其貪謀甚而縱虎噬之兵
橫行市上誰不飲泣吞聲受害良多故不能一一枚
舉卽無入已之賊乎然統兵者約束安在他若恣饕

發之技告羅民間無異剝膚吸髓送稻有據亦可見
事事要求雖非欵內之事乎既受賂矣狡辨何詞此
一弁者衛民適以擾民禦暴先以爲暴視焚黎如魚
肉藉健卒爲爪牙穢跡彰聞劣形大著一朝摘發猶
如霆震自天三尺森嚴始覺心膽墮地証吐既確配
擬允宜李某併杖示懲賊俱追入

特糾貪吏以肅計典事

平原 蔡蓮西 諱祖庚 太平人

看得楊某民社是膺蓋罔飭侵吞驛贖是良驛丞
不屑爲者而縣令爲之尅落夫銀是善夫頭不忍效
者而官長效之表旣不正影豈能端羣虎張牙勢所

不免衙役李炳等之叢奸肆虐索賂分肥又尋常不足怪之事矣楊某婪賊有據城且何能李炳等朋比為姪賊私繫繫俱遵新例流徙不枉

吏議二 縱蠹害民

特糾貪吏等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新昌人

看得張知縣劣蹟四款皆係縱蠹害民之事累審俱實罪案已定覆蒙憲駁逐件再勘如任祿指官誣詐據解成英堅稱五兩之外委無絲毫隱諱如僉報書皂一欸據供山僻小縣書役止需十人皂隸止需十人執事名色鑿鑿可據恰與該縣二十六里之數相符每里報一役報皂者不報書報書者不報皂每役幫二兩幫書者即不幫皂幫皂者亦不幫書委無每里一書一皂兼報兼幫之說若夫巡鹽民壯因其

有每季解赴鹽院比較之苦。故視青皂幫貼。多加一兩。安係三兩。而並無四兩之說。以上三款。名為幫貼。銀錢實如僱募工食。委難追擬。內如索杖頭錢之劉加璽。則已追已擬矣。無容再議。至於部院所駁染指瓜分之說。但觀解成。英父子俱受酷刑。則可以決張某之未有染指也。觀書皂之各有姓名。則可知王管議之不得瓜分也。

特叅婪弁事

毛聖臨

看得楊某以完漕著績。繇所弁擢至揮僉。初未嘗不表表。而好剛招心。疎防貽誚。彈墨相加。詎盡風影。如扣百戶。實百齡九十二兩。加軍之銀。質千戶張文壁四百六十一担。防欠之米。雖私有票券。公有批詳。以二弁應有之資。償二弁夙遺之糧。於某固無染指。然誰實缺急。致令切齒。且不憚反唇。相向乎。至糾惡棍之宋信。魯國錢科。以供驅使。而燒詐未有姓名。已傳諸道路之口。聽冊書楊應周。攢造影射。幸被首名。未經捏領。則疎於某役。與寬於自繩。其不克飭官。常均耳。獨如抵倉米收放。隸之軍廳。支給自有原額。虞鳳固判不相蒙者。亦安所容其吮吸。而可坐以三千石之侵糧也。此一官者。小林易使容氣。是憑秦越。起於

同舟消彌無術狐鼠縱於庭內法紀何存量擬城且似亦足蔽厥辜矣

吏議三 諱盜不申

縱盜出入城垣事

太原蔡蓮西 諱祖庚 江寧人

看得戴某分司民社防範疎虞雖三年職守無虧而一夕隄防偶決所謂一着不先滿盤俱敗者也羣賊窺伺已久乘夜突踰署墻戴令覺而登樓慮其不測或以身免然猶不止為身計為印計也署中所有悉置度外又何俟再計而決哉案查印信倉庫獄囚等項一一無虞其所席捲而去者皆本官一家之私物也但隱諱不報疎忽之咎難辭向以情官而諱盜今以諱盜而去官則信乎巧者拙之媒矣按律凡強盜

打劫有司員役如有隱匿者輕則罰治重則降黜本
官既經奉旨革職無容更議又註應申不申之律
應答四十法所不能寬也至典史王某平時既忘緝
弭臨事又無救護累及印官罪何可賞雖據本官呈
稱彼時領解錢糧未會在縣而捕盜係其專責似亦
難以藉口懲之以杖庶蔽厥辜其逸盜仍行該縣嚴
緝獲日另結

吏議四城池失守

縣城盜入事

朱周望

諱在錦
上海人

看得王某郭某俱以浮梁失守題叅擬郭某以守備
官駢斬王某以印官邊遠克軍已經定案題覆矣今
王某以軍機之責不在有司為詞冀欲邀恩援救
卑職再四推原當日海氛肆犯土寇乘機勢同燎原
實難抵敵浮梁以數十名之兵防守控禦誠有難為
力者然責以守土之義某罪實不能辭職非不欲仰
體憲臺矜恤至意并擴皇家浩蕩之恩但細查律
書無例可引恐難遽從其請以來徇縱之愆也應否

開恩援 赦出自憲裁則可

吏議五 棄職潛逃

出巡事

失名

驛務難支情雖可憫然焦玉祚明訴可也何遽潛逸豈驛務可逃而國法亦可逃乎不行緝究何以儆其績也

衙蠹一 侵挪庫帑

侵帑事

金華李鄴園 諱之芳 武定人

審得施爾秀撥管七年庫務後三月而訪拿卽屬黃一心接管未經滿役卽發鬼錄而黃合亦盜焉朝露

其庫帑錢糧未經交盤明白以致纒若廉絲或侵或那彼此推卸不能起九原而詰之此黃合之子昇胤爲父控而一心之父克法代子鳴也但投籍而稽其詳可考庫吏施爾秀季內實在該存庫銀若干內知縣黃顥中陸績支用庫銀若干庫吏黃一心季內實在該存庫銀若干內知縣黃顥中陸績支用庫銀若干黃一心自行侵用庫銀若干此欠額之總數也今水落石出應照數追抵其中借解欵贓一項趙瑞那移解贓銀若干黃鴻磐那解贓銀若干應從本犯名下追補至如無額欵項出入那移皆經庫吏之手雖

非侵用之比。而典守謂何相應。卽着兩吏名下清補。其施爾秀侵用銀兩。卽從本人追補。黃一心侵用銀兩。應從父黃克沾名下追補。其知縣黃顯中支用銀兩。合令親男黃昇胤補還。以清庫額者也。此一官二吏者。侵那朦混。若取囊中。那欠纍纍。律應重寃。但黃令黃一心。已歸大夢。恨三尺之法。不能加于夜臺。惟現在之施爾秀。自未能遣于城且者也。黃克沾以部民而告黃令之子。兼誣匿簿情。山藐視諸孤。難免一杖。

衙蠹一

許善長民

發審衙蠹事

杭州 紀子湘 諱 元 司李 交安人

審得衙蠹之得贓。未有不自貪吏始。所謂物必先朽。而後蟲生之。古今通例也。而獨于朱九輝等。則不然。其詐洪汝綬等。多人反以前任知縣某之不愛錢。故然。則官不愛錢。反足以滋弊。長奸而適爲民害。歟。曰。非也。汝綬等多人之錢。不費于官之清。而費于官之清。而刻其于錢糧。不取火耗。清矣。然欠至五分。亦責一錢。亦責是亦不可以已乎。此皂頭張玉之嚇詐杖錢。不待既責而後取也。其于詞訟。不罰紙贖。清矣。然

于當罰者必責當責者或枷獨不謂之殘民以逞乎
此朱九輝之暗抽狀詞與沉擱舊案不計多寡而悉
受也然總計七人所行之賄不滿四金合四犯所受
之錢僅以千紀則廉吏之貽害地方究不若貪吏之
酷知縣某去任三載而尚留直道于人心不聞有片
詞之質受害者且然况其他乎職同日審某縣朱九
思一案聞百姓詆現任之官不遺餘力以彼較此遂
不覺其多恕詞也似應仍照原擬從輕發落

出巡事

李鄴園

審得幸某東陽縣之蠹書也假竊虎威專一擇人而
食恣情鷹擊由其天性無良因盛引之掣錯勒胡周
華許仲仁之苞苴而遲速唯命不止蠹民且蠹國矣
乘人命之幸告竭包三桂包應輝之資囊不止無法
且無天矣楊禹澤被誣而銀米卑詐則貪甚也屠良
賀結訟而鵠鴨悉收則鄙甚也明知賈天聘之傾家
而猶思飽炎至不仁也既爲應孝且之盟弟而復肆
陰唆大不義也蠹民蠹國無法無天且鄙且貪不仁
不義則此犯四維絕矣四維絕而猶使之踞伏縣堂
不幾羞衙門而辱當世之吏乎三尺具在不能爲若
輩少寬城且示懲良不爲枉賊追入官某某嚴提另

結

出巡事

李鄴園

審得陳國政送狐鼠之好憑威易假肆饕餮之技惟利是圖勒毛銖貝瑞之比較陋規每季必有賂獻則逐年科索者不知幾人其吸詐鹽捕者此其一指王又省洪濬等報稱穀戶每名必有賂貽則轉輾營脫者豈止五家其吸詐穀戶者此其二新年其認白毛永傑之外八十名各有餽遺盛行于通縣可知其吸詐總書者此其三提批批迴自陳此之下四五年盡是包免弊通于節年者又可知其吸詐解戶者此

其四不寧維是借僉報則樓堂翁可詐乘隱稅則楊逢節可詐因爭瑣則吳紹繼可詐由此推之田舍菜傭飲泣吞聲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尤可異者劉守科因莖結訟輒敢騙其多金稟官踏勘非巧于作奸能若是乎此一犯者嗜利如飴道人即攫論其賊跡已踰盈貫之條示以創懲當在城且之列革役追劄照贓入官餘犯嚴提另結

出巡事

李鄴園

審得潘某虎踞公門克營庫窟充鋒磨礮真有不可向邇者矣即販賣私鹽事涉影響者姑不具論他如

借端而嚇索蕭唯植明以木商可剝而富室爲之寒
心因姦而橫吸陳克元視爲鄉愚可欺而平民爲之
咋舌吳克隆被誣可詐吳明泰爭墓可詐則誰人不
可行詐被害且爲之吞聲楊明振等獻賂稱冤邵大
壽局騙稱冤則諸款皆其積冤道路且爲之側目至
于朱尙勤之飲泣猶其小者耳其最可裂背者莫如
串詐戚繼琬忍令賣男鬻媳以飽肥囊人道盡絕矣
其最可指髮者又莫如勒索于汝康致使破產傾家
以投谿壑天理何在乎而猶未也雷霆震驚已足破
奸雄之膽鬼蜮變幻依然憑城社之威輒敢告照先

聲欲令証賊若其完納使公庭環泣敢怒而不敢
言嗟乎小民之畏豪梁甚于畏國法矣如此市虎人
豺卽革役配徒猶恨劓懲之晚賊迫入官併請憲飭
永絕拔害完賊之弊斯小民始有寧宇也

酷詐父命等事

審得吳某叢神載鬼真蠹惡之尤者也卽龔之棟與
樓洪昌買鴛因低銀致爭扭稟捕官其起事亦最微
耳自呈堂之後吳承之爲經承而睚眦之讐圖泄羅
織之獄遂與株及于萊傭擇食于鄉市紛紛教拔而
低銀一題幾令小民無帖席之安矣如與童福故先

許訟有隙遂囑之棟誣扳且及樓明進等若而人拘童福到官又令輾轉波連郭念兩等差拘纍纍貧民情傷于鬻子虎噬下及于鷄豚不謂衙蠹之足以殘民以逞遂至于此設非童百十復行幽禁而有此鳴其流害正未艾也然其所報諸人要皆出于童福之口亦屬可恨念其既慚于蠹威而復田于筆楚迫之以扳非其本意是可原耳吳某擬杖示懲賊除告發者追給外餘並入官

出巡事

看得李花逢老蠹也在衙既久作孽自多鄉里小民

平陽
司李毛錦來諱
新昌人

聞其聲斯懼矣州縣吏役望其鋒而避之遇事即詎錢曰惡而致富如包攬歇家鑽應里老借名收解而科歛使費則挾衙役聲勢而為惡於本鄉本里者也指稱公費而私派班銀則以快頭名色而為惡於本縣本衙者也至若清查錢糧而指稱調停打點向河澤聞喜兩縣哄嚇多金此則又假滿洲為名而肆奸於各州各縣者也細按諸歛不唯以衙役而饜食小民併且以衙役而鯨吞衙役矣流徙乃應得之辜緣赦實小人之幸

發審事

毛錦來

看得侯威本以汾陽衙虎竄名於法紀之地方以隱
身爲得計詎知光天旭日之下魑魅無所遁形反爲
犀照所先及也蒙本院廉發問擬似無遺情茲蒙覆
駁遵將十三款款証逐一刑訊而各犯堅供不改此
皆身受茶毒之人飲恨方深逼以重刑斷未有肯爲
本犯留餘地者也前坐委無遺漏至於前招未坐贓
者止有二款內如生日送幃慶賀之事卽有贈遺亦
是親朋酌酢之常古禮不廢實難坐贓唯強占娼婦
瑞香一款則誠有不能爲本犯掠者蓋被害崔三虎
則已死矣事之有無一任狡辯於瑞香之口殊不知

瑞香既委身於威則威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欲冀
其作攘羊之証何可得乎夫以積年鴛婦龜死戶絕
之後求依於炎炎之衙蠹其歷來所有豈遂委而棄
之勢必席捲而來也且以威之貪橫苟非利香重賞
而獨眷眷於夕陽衰柳豈情也哉

出巡事

毛錦來

看得趙廷試狠如狼毒如蝎力能武斷鄉曲才堪役
詐小民奪人女妻猶如蛇淫龜穴霸人房產無異鳩
踞鵲巢云以平陸彈丸山邑而產此稔惡之巨蠹
誠所謂勺水而養饑蛟荒谷而藏餓虎欲求蝦魚得

晉台新書二集卷十九 芥子園

活原鹿律生不可得矣。願歛既真，城且不枉。

前件

毛錦來

覆看得趙廷試真貪淫之老孽也。惡隨年長孽與歲增，前招畫其皮毛，尚未伐及骨髓，詎此負糞之蟻，蛆反作尋花之蛟蝶，因飽煖而生淫慾，懷燕姁而忘戚施。或買孀婦為妾，而并吞房地，或假放帳為由，而算人子女求婚媾，如枯楊生華，棄舊好若破盆覆水，易喜易厭，任去任留，何物老狐作此穢崇，真腐刑不足償惡，而蠶室尚未蔽辜者也。覆審之下，環庭面質者，或望追償其產，或求斷歸其妻，人皆切齒，孰不腐心。

賊既相符，罪應按坐。因在赦前，遂得倖免。雖曰風燭幾年，死可計日，以待尚恨蝮蛇惡種，見當擗鼻而趨，雖免祈楊終投豺虎。

討蠹究賊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生員劉廷相與欠餉之會祖述郎舅耳。郎欠錢糧，追呼及舅，已屬不經，乃衙役羅勝等既因廷相而及廷枋，又因廷枋而及廷章，輾轉苛求，因之為利，則是一人欠糧，禍延九族，有是理乎。此廷相討蠹究賊之控，所不能已也。但查所徵銀兩，俱代會祖完納，正供收入紅簿，應候祖述到日，追給廷相。其羅勝等朋好肆

虛聲聲極雄及訊于証伍榮等衙役雖有多人被害亦有多戶乃合所詐而總計之其數不過三兩而已名羶而利齎此輩亦何樂乎為此而為眾惡之所歸也羅勝王忠等各應杖做賊追入官餘屬株連免究

王昭等案

杭州 紀子湘 諱 元 司李 文安人

審得王昭一案已經歷審讞者以証口確供得賊有據懲蠹不妨過刻照例擬徒憲臺終以本犯無承認親供一駁再駁誠矜恤至意職脩閣全招細訊犯証在黃天相堅供銀數月日過付有據而王昭則指天誓日鐵口不移職為反復推詳而知此案之尚宜平

反也蓋王昭以糧衙賤役非有權靈赫赫之威天相以子衿而克糶長亦非肯甘心受其魚肉者且詐銀在順治十四年而許告在十六年切身之害豈能延及三載而始發至查天相本戶止該米八斗草三千兩約費銀六七兩即可完納乃舍六七兩之國課不納而反以十一兩飽催差之腹以致馬草至今未完有是理乎據天相堅供實詐銀二十五兩止坐贓十一兩尚自未甘益覺不情之甚矣况當日果否詐贓止憑于証之口而于証與原告又係朋黨里役之人所質自難憑信此昭之所以嘵嘵置辯也前沈秦

兩刑官歷審俱云事屬矜疑止以懲竊之法寧失之過嚴勿流于故縱以此泥於初招未敢輕易然竊惡固是朝廷之法而罪疑亦有推輕之餘揆情度理則王昭索詐之情或有之若云果有十一兩之入已則未之敢信改徒爲杖實足蔽辜

黃之昇等案

杭州紀子湘諱元
司李交安人

查得犯人黃之昇黃之昌兄弟濟惡一克捕書一作地保于順治四年間有盜呂小行呂叔信犯事之昇兄弟代爲揮金賂賂後小行等怙惡不悛復于十六年間被合族公呈禁獄因見之昇兄弟有前功之可

信仍付多金託爲料理詎意扶危于前者忽爾乘危于後私計二盜復犯必無生理匿其嬭張阿金等于家又復假稱打點衙門誑銀一百餘兩再令寫田八百畝而二盜情真終難出獄始知從前之排難解紛皆徼倖成功者也是以兩嬭情極顯控均擬遠遣在案夫盜劫人而人誑盜雖云悖人悖出事理之恒然二人貪暴之心較二盜爲加甚矣世有盜被人誑而肯齋志以沒者乎既貪且愚成誠不枉

據蠹抄詐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南人

審得志寶卿糧房書役也馬光保輪充里長于本年
某月日該縣委趙典吏下御催糧帶寶卿同往算明
完欠之數時光保外出拘其子應比嗣長代出常例
銀二兩付寶卿收受此二金者雖非出自官保之手
然代者必索其償與取之囊中何異故有此控夫催
科之令雖嚴非藉以飽奸胥之腹奸胥之腹愈飽而
錢糧之欠愈多是催之適以緩之矣杖而追給夫復
何辭

違禁橫派事

江寧謝傳公諱寧人
銓

審得賈呂潘卽潘元良所告芮昇五款如見而磨對
察丈解冊釘冊等項列款雖多總不外每畝派銀八
釐一語查溧陽縣二百三十八圖分爲一十六區被
告芮昇所管僅有一區而原告潘元良所管又一區
中之一圖也其無人告發者不便苛求外卽以潘元
良所管惠德區之十七圖言之元良過付芮昇銀綑
共計若干供吐鑿鑿卽芮昇亦不能自諱徐羅王各
項使費若干羅付孫各項使費若干宗元高銀若干
通計若干此芮昇名下之賦也卑職細訊款証寃其
私派之數有金章者元良詞中首証卽其同里花戶
也據供共糧三百石每石派銀六錢實派銀壹百捌
拾兩俱交潘元良使用夫潘元良旣已派銀若干僅
付芮昇若干則其餘皆元良入已無疑矣隨經研訊
而元良以使費二字了之豈芮昇所得一無使費而
元良所得獨容其以使費開銷耶由是而知條陳告
狀之徒率皆里中大蠹也至釘冊之芮用籍屬太平
原係食力之人非衙蠹之比已經回籍無從深究芮
昇賦銀若干合照詐欺律分別絞流准徒餘犯某某
質証無人相應免究

橫饗登赫事

毛錦來

稽才蠹役也有劉國者新娶媼婦姬七兒為妻而才
先與七兒有舊今忽歸於國未免醋心且七兒之父
在日曾稱貸于才今又死而從國才遂以為債應國
償矣因執券并索子母而國未之應也近因國姦族
孫之婦婦媼於姑姑媼於翁翁媼於州幕才幕役也
承票行拘所謂冤家路窄今而後遂得操其短長矣
不唯索取前債亦此大肆饕餮勒過差銀九錢五分
尚不撒手約償前債始行退兵詎意才固善追國亦
善賴及至事平不唯莫償夙負亦且退有後言兩造
之孽俱可謂鮮耻無良矣若稽才者索債之愆猶可
辨也索賄之愆不可原也因未滿數追賊杖革若劉
國者負前媼之債猶可言也姦族孫之婦不勝誅也
淫行未成依律徒擬

出巡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武定人

審得張某沈某府吏也以衙門為藏身之穴依城社
而叢奸金某快頭也藉差役為行騙之媒委豁壑而
無厭張某身克府吏云即縣丞林某殺批得銀方
為掛號典吏趙某解米無金不與回文職官如此其
他可知矣此三犯者吮血髓有如虎狼逐腥穢大類
蠅蟻狐鼠久遂其羣謀雷霆始彰于一擊人心大快

國法斯伸雖其中有無稽之証佐姑聽虛懸就其間
論現在之賊私威皆真確但金俊之惡次于張沈賊
之多寡既分罪之輕重亦別二配一杖允當其事賊
俱照數追入

衙臺嚇詐事

廣東盧山斗諱崇峻
總督

石蘊玉刁詐百出固非善類但所告四款豈盡屬子
虛乎云居官當使民隱上達除害理冤問官何每
每橫一誣捏之成見于胸中竟置衙役于不問殊不
得其解也仰該司再秉公確審報

犯弁挾私等事

據詳高維崙初終異詞前後游移胸中定有隱情何
不使其盡吐王啓元以從未巡邊片紙無憑一語據
備夫借名索詐何論必巡暮金夜投豈形紙筆情罪
所關甚大斷難草草結局仰兩道覆加訊審妥招解
報

舞文一增減文書

窩隱逃人事

江寧陳大亨諱開虞
太守

看得俞耀輝等洗補批迴一案前申擬懲以杖者因
疎縱逃逃係刑書陳紹傑之事而傑則服冥誅矣耀
輝適承接管奉查計窮不得已而出於此舞文是其

大罪而推原其始則有迫之使然者故開一面茲遵
憲妥酌確擬按律增減官文書杖六十更從重焉則
有規避加等之條耀輝自知不免于罪而洗補舊批
計圖巧卸其為規避明矣按律定罪城旦奚辭

舞文二代書增減情罪

盜殺驚天事

江寧陳大亨諱開虞
太守富平人

看得馬化彪一案遵憲拿代書秦森與化彪覲面取
供究明得財包准情弊今庭質之際據化彪供代寫
狀詞者寔程元甫而秦森其詭名也化彪目不識丁
故元甫得以騁其刀筆况有但告得准即酬若干之
訂元甫志在得酬即舉其身家付之一擲所不顧也
而况瞞天造謊又其生平之長技乎復恐審屬子虛
究其所自則代書者難免誣捏之罪故于紙尾別署
一名即秦森是也欲脫池魚之殃預為窟兔之計亦

神矣哉孰知化彪雖不識字而某街某巷之黑包籬
內則其親到之處也戴何帽子着何衣服是何容貌
則其親見之人也買鴨請飯先付一兩後酬若干則
其親付之銀親許之語也鑿鑿如此元甫雖有筆如
刀利舌似爛糊能逃爲人作詞狀增減情罪之律哉
與犯同罪允矣弗枉

大蠹滅法事

陳大亨

看得范秉元之控徐四如也職府蓋研訊者三徐四
如受贓無據馬正甫過付無憑衆口一詞始終不異
卽秉元亦自云因見四如口刑廳經過而疑之是秉

元以弓影杯蛇之疑而興鼠牙雀角之訟坐以誣律
亦未爲苛第元意在必報姊仇而慮其漏網尚有一
綫之可矜樊四念係秉元內親且素非刀筆故不坐
以兇唆但不察情實而遽然珥筆杖警亦不枉也

盜殺驚天事

陳大亨

看得馬化彪一案其愚懵情狀誤羅法網誠屬可憫
第當程元甫代爲作狀之時明謂此詞一出卽可上
聳憲聽盡掃各詞其揚揚得意之語今化彪庭質猶
能述之則詞內情節化彪非全然不知者夫異父同
母之弟猶吾弟也坐以綠林之名陷以駢戮之罪於

心忍乎謂化彪無殺人之筆可也謂化彪無殺弟之心則不可律曰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備查律例未有坐代書而徑豁本犯之條天哀其愚誤者仁人之心而擬以同罪者士師之法若出此而入彼恐無以服程元甫之心而塞其口至元甫刀筆者流穎舌併利化彪覲面直質元甫猶狡口展辯若不可屈者然試問秦森為誰何不亟為攻出而甘李代桃殭也元甫始期期舌結矣仍照前擬非枉非縱

候公一解犯疎虞

訪實逃兵事

江寧謝傳公建寧人

審得嚴斌高虎乃安慶營唐千總名下管隊張得勝劉拱吉蘇學禮李有芳則該營兵丁也該營向有逃兵張成忠離伍二識投入瓜州營食糧該弁訪知差斌等六人往緝業已就獲矣歸舟過燕于磯忽遇暴風幾至飄溺斌等登陸挽舟獨留成忠在艙不使上岸慮其逸也自謂以六人助挽一舟舟可不沒而人亦可不死詎料成忠犯罪自危即用繫頸鐵索自縊而死夫以驚風觸浪之人不死于溺而反死于縊誠

意外事時方溽暑不能載屍歸院遂賃衣質棺暫寄江東門外而歸報該營轉詳憲案致蒙批究夫巡軍罪不致死成忠何遽輕生捧讀憲批有如犀照然愚人畏罪一時計不返顧遂爾投繯斌等倉皇救溺初不意其輕生若此也至于荷戈之輩但知有一將主而不及其他故急歸安慶不一聞之于地方官是其愚也非疎也職淡求其故久逃之卒諒無厚資同伍六人豈者積怨則成忠之死寧得殃及斌等六人哉查律文因因追逐窘迫而自殺者勿論此指未就拘執者而言與斌等情罪未協合無依獄囚失于檢點

致囚自盡者律斌等比照獄例各杖六十庶足蔽辜其成忠屍棺應令該營查其原籍令親屬領回葬埋以正首丘可也

申報事

平陽毛錦來詳
新昌人

看得報盜者必憑鄉約失主之詞緝盜者必有風聲影響之自鞫盜者必求行劫分贓之據解盜者必嚴程途防護之規此一定不易之法也從未見有始終孟浪如王東魯一案者也查失主崔凌雲之夫事也盜方至而犬先吠犬甫吠而主即登房台村大閤四處追趕賊因有備而不得人格鬪之際傷及追者此

蓋謂之盜警而不謂之失事也。昔官張星而報於前
印捕張皇而詳於後。又何怪聞者之嚴批促解究疎
緝逃之不能已也。嗟乎。此報盜之孟浪。可謂如兒戲
也。再查王東魯之被獲也。由於他村鄉民郭成超者
白晝遮牆而畊。忽見一人走過沿牆而內窺。超惡之
及與通言而東魯又復傲慢狂悖。超愈惡之。遂執以
爲賊而送縣。途遇捕官卽以杆獻。賀賀然曰。此賊也。
請訊之。捕官正在緝賊不獲之時。忽見一人以賊獻
喜自天矣。卽以轉餽於縣。亦賀賀然曰。此賊也。請訊
之。縣官亦正在緝賊未獲之時。忽見捕官以賊解亦

喜自天矣。遂併不服訊。其真偽卽以轉報於上臺。亦
賀賀然曰。今獲一賊矣。請訊之。而再報焉。嗟乎。此緝
盜之孟浪。可謂如兒戲也。再查該縣之初鞫王東魯
也。所錄口供。不過自述其鄉貫住址。與素所熟識往
來之人。並無一字言及打劫。崔凌雲事。卽末後有云
他們俱是不學好的人。黑道日子。便去做賊了。迨至
縣官強詰而東魯亦強應曰。他衆人着我来。此等言
語。大似刑下支持。俱無着落。迨至該縣遍緝所供之
人不日某某。則毫無姓氏。卽曰某某。有士民保結。而
東魯名下。始終究竟。不唯無一實事。亦且無一真言。

憶此情景其所謂王東魯者大抵行路則獐頭鼠目
語言則鬼謎狐猜若非癡蠢定屬病狂而斷斷不可
謂之盜也。鞠賊至此卽刻釋之亦已晚矣。何所據而
再報也。何所據而再解也。嗟乎此鞠盜之孟浪可謂
如兒戲也。再查薛用亮等之解王東魯也。辰時在縣
起解已時卽于裴鎮借宿。路上先開肘鑊店中又不
上鎖。領批之解役雖伴宿房中祇知鼾睡。護解之兵
工則遠卧他所。漫不隄防。有如此可逃之會而尚不
乘時遐舉。不惟非賊亦非人矣。詳究其所以未晚借
宿之故。則曰天氣炎蒸。今日早宿。明晨早行。欲避熱

而就涼也。究其先開肘鑊之故。則曰東魯受刑狼狽
不得已而僱驢與乘。不開肘鑊則上驢而輒什也。究
其不用鎖之故。則曰東魯受刑狼狽。諒不能逸。遂不
加鎖鑊也。究其送酒與魯飲者爲誰。則解役亦不能
指其人焉。究其有無賄縱之故。則曰東魯自被獲到
縣。囊無半文。衣有百結。在囚纍時。孑然一身。前無室
家居址。後無饋送。往來獄中。則食於禁卒。登途則
仰給於解夫。雖欲求賄不可得也。細窺解役兵丁之
意。總緣東魯來歷未真。賊物無據。方以似賊非賊而
憐之。又以能行不能逸而忽之。遂不覺其防之疎而

逸之速也嗟乎此解盜之孟浪如兒戲也總之此一
案也崔凌雲原未失財王東魯原不為盜而無如報
者申者執送者起解者自作張皇孟浪之舉動遂不
覺其紛紛多事乃爾也然則東魯無事再緝乎或曰
東魯逃而盜益真不緝不可也曰不然一入盜案牽
纏無已即使將來辯明眼前亦無好處今有可逃之
機而不逃必俟審諝而後釋此必德行渾全者能之
而東魯非其人也故曰東魯之逃乃常情也斷不可
以逃後而遂疑其為真盜可以不再緝也然則疎防
者無罪乎曰不然龜玉美物也毀於櫝中典虎兕出

柙等也東魯雖非盜亦不合使之逃解役兵丁各有
典守同是疎防罪宜均也但曰魯非成招之真賊各
無萌縱之情弊杖蔽厥辜可耳其執送東魯之郭成
超始事荒唐作俑多事殊為可惡但亦有可恕者指
東魯為賊而未指東魯為打劫崔凌雲之賊也併杖
不枉崔凌雲之家未經失財張皇告緝亦覺多事但
盜賊方來而卽堵尙知保甲之猶存一週盜警而卽
報益見下情之無隱文武各官俱有可原飭令與疎
防之解役兵丁合力緝賊以補前過應否免開職名
恩出自上統候憲裁

後漢書卷之...

卷之...

悞公二

劫獄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同李

看得于國輔閃爍變幻真白日之黎丘狙狡陰殘類
含沙之飛蜮當其潛居省會專以羅織害人一經誑
准輒卽潛避聽其提擾以快私心習智使然已非一
日張汝紹亦其被害之人故伺其旋家同捕拘獲送
禁方以爲烏于樊獸在檻也孰知其譎詐百生乃因
除夜疎防而復爲爰免之脫乎一時乘間同逸厥有
潘宗倪卸珍二犯係竊盜而無事主者問誰爲典守
則禁子值日者葉德是也乃懼罪在逃久緝未獲卽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九

三

林子園

國輔之子于新顏亦俱遠颺而不可復識矣若生員張一蜚係汝紹之親侄因爭賢田有隙向者國輔投匿害人之罪疑爲一蜚所授今國輔既竄亦何從而質其發縱指示之由哉則其情罪尚未確也其于奇英乃國輔之弟樓惟星乃其子于新顏之妻父而陳卸奶乃國輔之工人其餘諸人據汝紹亦稱爲風聞國補出亡時或經其家或資其路費然亦惴惴無據之詞不足遽定諸人之罪總之此案國輔實爲戎首讓茲厲階罪難輕道柰其久緝未獲以致憲法猶懸所當與失囚之葉德同逃之潘宗倪卸珍等一併嚴

緝俟獲日究結者也

盜犯越獄等事

南贛 巡撫 佟 滙 白 諱 國 器 關 東 人

爲照盜犯越獄必有勾引之人通同線索謀定後行以元等併劫官重犯司獄官卒漫不隄防以致越獄平日往來何人送飯何人且當擒獲緝縛解出身無完衣後來誰人送與衣服合應嚴審仰巡北道卽便拘集司獄官提牢禁卒嚴加訊問平時出入獄中送衣送飯之人根究脫逃踪跡以憑緝拿速速

遺失公文

截奪公文馬匹事

平陽毛錦來諱達
新昌人

李逢春普潤驛之馬夫也身為馬夫則遙送公文是其專責自當執役惟謹夫何僱倩無賴李榮代為遞送以致悞乃公事榮乃餓殍餘生日得僱工微錢即資酣飲于九月初四夜爛醉之後遞送文書一十六角至洪趙交界地方沿途散落併其所乘驛馬亦復奔脫聽其所之及至酒醒知覺已無從追覓矣倉皇失措遂惶被劫失馬虛詞歸告逢春揆彼之意非欲嫁禍他人不過圖卸已罪耳及逢春沿路追尋拾還

一十五角仍少一角查係靈臺轉報隰州遊人王成龍起解緣由夫洪趙二邑人稠地密境內貼然久矣無論素無盜賊即使賊從天下彼將打劫此空文何為哉况餘皆沿途尋獲未幾而馬亦歸廐止此一角無可追求其為李榮泥醉之後散落于水火之中不待辯而明矣李榮合引沉匿公文之例一角者杖六十逢春僱倩匪人致悞公事併杖不枉

科場一 懷掛

科舉事

江寧陳大亨 海間虞太守 富平人

看得科場之弊至今日而釐剔盡矣職府凜凜奉行而于搜檢進場之際尤加詳慎乃今親獲犯生吳某暗寫文字於卷袋之上真可謂巧弊百出醜態備呈矣夫袋上數行為文有幾豈場中所試不出此錦囊數字乎抑本生習中併此數字而無之必俟懷挾入場以作葫蘆樣本乎是誠不可解也庭訊之下初供病瘋妄寫及嚴鞫再四始供腹內荒疎不得已而希冀塗鴉免于白若是則可憐甚矣誰強之來而作

此苦惱生活耶按懷挾文字律例枷號滿日為民加以重杖第奉憲頒條約云應否從重究擬

科場二假冒頂恭

發審事

江寧太守陳大亨諱開虞

看得科場律令至嚴肅矣撫臺頒示條約內有必取諸生互結一款其防閑詐冒至密也乃猶有蘇州府學陳某等舉首崇明武生施某假冒一事當此功令霜嚴之日尚有愍不畏死之徒若施某者豈果通身是膽哉遵憲嚴訊據施某供入學應試有年首詞係出誓口此語雖難遽信然崇明武生某某又復連名俱保呈稱施某實係同學並無頂替假冒等情在首者顯攻其偽在保者力辨其真科場何事而敢據

模稜兩可之說遽定是非哉總緣事關囑府故得以各逞曉曉相應呈請憲臺改檄蘇府令本學官吏及訪方隣甲當堂一質真偽判然矣

逃人一窩隱

發番事

江寧陳大亨諱開虞 富平人

看得逃人律例最重最嚴承訊者不敢不稟稟也如正白旗下張某逃而自歸其於窩逃地方可免吹求矣。獨是理事廳差役余文等有拒捕之呈致蒙發究職府遵憲再三嚴鞫據張某所供捨逃之人則周洪周秀周公立張甲也而廳差余文等稟武進縣原詞止稱萬倫伯金達之張四張二李和尚等而並無周洪等四人之名今訊廳差亦並不識認無怪周洪等之嘵嘵慙屈也據總甲張儀供周洪等另居一村

太村五里此必張姓窩逃之人欲卸已罪而囑張某誣扳爾此一搶也。顯係窩逃之人畏窩隱法重故中途奪回令自歸旗下希免重罪其於住居既遠休戚無閉之周洪等何與乎捨逃之人即窩逃之人兩言以決斷斷無疑矣。至于捨奪逃人之人併窩家隣甲姓名必須該地方官逐一查明詳覆併嚴拿張實甲解到日始可定案相應備錄各供具由呈請云

拿獲逃人事

廣信稟馥宇諱斯美 廣寧人

看得索三太於某年六月逃至石塘東移西居人但知為貿易之商不知其為逃人也。在周宗文家就住



三月詢其隣佑。僅有左邊周姓一家。右則盡屬空地。近自潘廷憲出首。而宗文自知罪重。旋即遠逃。奉批窩主隣居均應拿解。但宗文吞舟漏網。視息天涯。有何倖原。不求深匿之地。卽嚴行躡緝。亦非且夕可獲者。窩主本身未獲。恐難先罪比。隣若懸起解之逃人。而待未獲之窩主。未免久羈時日。至于祝爾瞻之同賭。因太在地方。未免生事。瞻欲糾衆治之。三太素懷忿恨。故以擲賭飛誣。卽就其前招細察。始云賭去銀三十兩。繼又云爾瞻未得。終又云詐銀二十四兩。天理難昧。則玷污爾瞻者。三太也。剖白爾瞻者。亦卽三太。以斯知平且未泯公道。猶存。在飛誣者。尚有良心。豈承問者。忍爲懸坐。特以爾瞻。厠足士林。不知自儉。飄風萍聚。致識姓名。當堂戒飭。已足示儆。周宗文行縣嚴緝。

逃人二假冒

慘詐事

劉松舟講浦引
大兵人

看得姜某市井無賴挾刁逞強假稱投旗以詐人憤
起風波于平地此誠民間之泉鏡清世之騰蠹也僧
人如鑑收僱工金二在菴種藝園圃議定月值給不
如期且香積厨中料無美食二不甘淡薄遂欲辭出
山門忽有王二與之口角妄指金二為逃兵鑑聞逃
字不覺心戰魂推為之宵遁姜某有弟某賃居如鑑
廡下因亦挨身往來怪鑑禮倂疎畧蓄憤而圖之者
久矣以假冒旗下之人忽聞逃兵二字如饑虎側耳

十人聲像夫觸鼻于膻味有不大張其吻而思談者
非情矣遂以窩逃証鑑併為金二索工值勤其徒海
舟銀二十一兩止付金二銀五兩七錢餘俱自果其
腹如鑑事過痛生因圖報復蓋以一朝之忿易忍將
來之遺患無窮以某非一飽遂饜之人也慘詐之控
蓋欲為懲前毖後計乎今為質訊非特金二之逃兵
絕無影響即姜某之旗下亦屬荒唐惟昔年曾從外
祖宦遊習聞旗下規模故爾效顰假借此出之本犯
與眾証之口毫無虛謬者也姜某計賊論杖未足蔽
辜但下別案已擬流配姑為寬宥賊追給主

左道

邪教橫行事

江寧馮慎貽諱葛人

審得賈長係兇惡之徒俗稱地虎是也又有訟師葉林者為之發縱指示是虎而加之翼矣上元縣徐界村有茅屋三間歷年已久土名呼為靜堂饗良等為崇鄉曲不必有風始波以靜堂之名與菴院有別遂從二字起見視為奇貨可居捏詞控縣牽害徐嘉誥徐嘉鳳等多人然揣其意止于恐嚇取財已耳未甚毒也迨嘉誥等堅持不應良復以併邪歸正事控府猶不過速之使至必圖飽欲而後已未有始終為難

之心也。乃相持數日。而嘉誥等不應如前。則騎虎之勢不能自下。益復張大其詞。遂有邪教橫行之控。激叩憲轅。初意止于得財。至此則已勢不兩立。又視得財爲第二義矣。嚴鞫各犯。如所告楊章甫者。查該縣並無其人。卽據養良狡口。亦稱遊方。其爲捏造可知。至于主事佐領種種名目。情罪甚重。閱之悚然。及查徐界村係本省通衢。若有邪教聚衆之事。耳白難掩。該地巡檢司并鄉約人等。何無一詞申報。如牧牛之徐仁。而日爲守堂。孤寡之蔣氏。而指爲接衆。訓聚之陳繼緯。現年之馬相賢。力田之陳君龍等。而皆稱

爲道長。以至篋匠手藝之張君佐等。亦加以催糧名目。滿紙顛証。莫知所出。或院詞所有。而爲府詞所無者。或府詞所有。而爲縣詞所無者。前後三詞。羅織多。姓養良之肉。尙足食乎。所幸天奪之魄。刑責未及。兩下。而真情則已盡吐。據供。始終釀禍。皆由訟師葉林。旣造虛詞。復糾証佐思。以一計陷害多人。葉林之罪。不出養良下也。養良台依証告律。反坐葉林。教唆與詞。一併擬流。洵不爲枉。楊秀徐仁。始而插証。繼雖自悔。罪亦難逭。謝甫恐嚇多家。而賊未入手。陳國得賊。有據而染指無多。均應杖警。賊追給主。徐嘉誥等二

十三名審孫無辜相應免議

前事

馮慎貽

覆看得養良一案。謹遵盡數究追。直窮到底之憲駁。逐一查訊。夫邪教大罪。駭許重情。非彼卽此。何容少縱。卽委江寧縣。勘明靜堂之有無。與聚衆之果否。隨據該縣呈覆。徐界村止有小小茅屋三間。係老婦蔣氏居住。松凹庄亦有極小草房三間。係楊一明起造。安頓農具者。現爲牧牛兒徐珠寄宿。此卽養良等造謠之口。所指爲聚衆千餘之靜堂也。以四五人不能容足之地。而指爲聚集千人。誕乎不誕乎。徐界村之

如見其肺肝然

草房尚供有大士小像。至松凹庄之草房。則併佛像而無之。未聞牧牛爲邪教之宗。而農器爲橫行之具也。總之養良等。借以生端者。止緣蔣氏徐珠等。茹齋有年。而又爲靜堂二字。階之厲耳。蔣氏所住之莫房。乃徐嘉鳳之父所蓋。徐珠爲楊一明牧牛之人。遂以一座。層樓架起。無窮烟霧。自謂訟題不大。則鄉愚不。畏鄉愚不畏。則養良等之受詐不多。故捏題恐嚇。惟恐其不盡。變極幻耳。茲據里隣呂聖等各供。並無聚衆影响。而行縣分拿楊章。而又回稱絕無其人。研究再三。始終無異。相應仍照原擬。非枉非縱。但各犯事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在赦前應請援宥

為邑士雋看語

新蔡縣令潭慎公諱弘憲文安人

看得庠生馬文濟往縣城之東四十餘里接壤潁州與潁人馬治安構訟已久此禍胎所由來也准潁州牒稱追拿邪教水印水清被馬家營劫奪據馬文濟稟稱水清係潁州捕役殺死挾讐陷害其情亦未可知但查潁州來文種種參差前後矛盾殊有不可解者前據牒稱劫奪水清水印今查咨文內止有水印而無水清豈捕役明知水清已殺故抹去不報耶其不可解者一又接該州緝批一紙內稱水印伯母楊

氏供水印去投楊皇親應兵又着落鄉長并謝秀才谷處躡緝等語夫水印既被馬家營劫奪矣何又云投楊皇親應兵又着落謝秀才躡緝處處要人捕風捉影其不可解者二查該州行牒係正月二十四日出批係正月二十七日又不得謂出批在先移牒在後何以互異至此其不可解者三查稟報劫奪之捕役內有劉星韓臣婁得聞章而承批躡緝之捕役亦即劉星韓臣婁得聞章也四役既稟劫奪何又承批遍緝其不可解者四總之虛事不可以偽為真情不覺其流露捕役持批掛號遂自立一大証據不必馬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聖

文濟更置一喙矣。夫劫奪邪教必係同黨之人。今邪
教與月前後供詞並無及馬姓一語。獨此衆役之口
嘵嘵不已。豈憑一偏之詞。遂可定劫叛之大案乎。從
來買賊誣良。原爲若輩之長技。更濟以馬治安通神
之手。其中畫策定計。實有出乎常情外者。如各役之
追拿水清奔走三十餘里。乃不前不後。恰至馬家營。
而追及之。謂非有意安排。當不若是之巧。更可異者。
前稱拿獲水印水清。被馬家營劫奪。今又云將水清
拿獲。水印奔馬家營。喊救蓋莫須有之情。宜其言之
屢易而不自知也。其水清傷痕。不過據約保大槩言。

之原未去衣檢驗。今捕役已自認一鎗則餘傷可類
推矣。又謂放逃水印。故將水清殺死。不思水清若止
腳面一鎗未至斃命。既欲放之。何不與水印同放。乃
一放之一殺之。是誠何心。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况
馬家營四面無隣。曠野孤庄。前經刑廳與防將統兵
圍拿。僅有佃戶數家。率皆懦弱農夫。彼所稱四十餘
兇。從何一呼而集。卽此足見其讎誣矣。至張海岳一
事。尤爲可疑。據段從佩供。親送張海岳至馬文濟家。
及詰其房屋門面溝橋樹木等項。來役親驗。毫不相
等。其爲誣害。又不待辯而明矣。但段從佩與馬文濟

既素不謀面而忽行誣扳其中定非無故若嚴審從
佩寃出主使之人則捏誣劫奪水印之人當亦水落
而石出矣合二事而觀之其多方造謀必求一中而
後已更顯然可見也乞提馬治安段從佩並捕役劉
星等直究到底則治安等合沙之謀自當莫逃干
照

勢宦

冒死登聞事

文燈巖

諱德翼
江右人

故軍祖某殆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也方其擢
魏科跡清班豈不思砥名礪節以報國恩哉迨其位
高祿侈意氣漸揚居里閭間未免夜郎自大兼有強
奴悍僕內則從與其主外加凌轢於人人方曠日以
視皆思投衿而起與宦相讐乃祖某固握重自若也
豈知蜂虻亦能螫人竟以一身爲萬弩之的哉方其
得罪遣成人情稍快苟能由此斂跡雖有宿怨亦當
漸忘乃諸奴猶假餘威剩煽以尋怨于鄉里固諸奴

罪當貫盈乎抑重燁之死期相迫也張嘉謨一么麼
小吏其勢與祖某不敵雖非善類然豈奴輩所當魚
肉之水無聲也風激之鳴走三千里而叩關以訴奴
使之然乎未必自壞也而後蟲生焉祖某不能無過
矣推鞠其始蓋爭婦媿姜氏之田士大夫清白遺子
孫十畝幾何乃舉身名而付之一擲愚哉祖某未嘗
不代爲嗟臍夫姜氏夫死而寡自有應繼之嗣孤嫠
治喪無力賣田十畝於嘉謨何與惡奴王澤輩事乃
冒爲同宗以奪人從而導佞於其主使祖某此時能
以理自正曰利人之有不義欺人之孤寡不仁重叱

王澤輩而謝之身雖得罪於朝廷心猶無愧於鄉黨
乃今已矣一聞訐疏恐懼而亡魂在夜臺能無身名
兩敗之恨耶細詳疏列二十八款虛實各半真假相
參或撫小以及其大或因一以概其餘然迹之近似
者寧爲刻濳毋爲寬縱如以家丁而冒爲兵入田而
攘爲己私能掩法利欲害人卽祖某不入鬼錄能逃
褫戮之再膺乎獨計爲祖某者固以一田爲衆逐之
此而爲嘉謨者又以一疏爲負塗之豕滅 有逃軍
指摘猶似吠形出海通番摺據何異射影乳臭之兒
而詬語爲蒸侍婢之女而宣言爲亂禍延後嗣醜至

聞門嘉謨何人乃敢於君父之前不擇言而告乎
法應並坐但念凡人孰不愛死中情一激憤不顧身
苟非王澤輩凌虐太甚區區寸畝一有司辯之耳何
至疾痛而呼天哉王澤王科等照款分別究擬坐王
澤等而貸許者非長刁風使人惕然於禍之胎也良
可畏也

劣衿

歲考事

建昌周仙平諱士二
司李江寧人

看得張某乃憲臺按臨之日某印官與該學所開報
之劣行也蒙憲發審職轉行該縣嚴鞫去後詎縣爲
之累詳請覓職以歲試大典事關黜陟孰敢爲人阿
庇是以累詳累駁不意累駁累堅迨嚴行該學查取
開報緣由乃該學之回稱甚明而該縣之稞稜如故
初請去廩而留增繼請去增而留頂揆厥所由無非
顧惜于廩之一字以爲垂成之功名不忍遽廢遂爲
交吾於其間耳殊不知王之損也與瓦礫同棄錦之

碎也與傲絮同捐士之賢不肖唯在劣與不劣不在
廩與不廩也今據該學所揭張某放言穢行諸款似
若言其大槩而至於占地爭日居喪構訟之事是則
其有確據者署縣又何得代為展辯以冀僥倖於萬
一哉知縣者莫若師即其不理於師口是亦不可以
為人弟子矣照例杖革夫復何辭

發番事

看得告賑一事其鰥寡孤獨情不得已者應在王
政哀矜之列未有青青子衿儼然一聖門弟子而甘
心為乞丐之行一日之涓滴有限一生之名節無窮

敗壞士風實由此輩更可駭者內有老僊高某者年
近六旬捏辭完娶以幃簿之私情為行乞之衣鉢不
唯毀瀆憲聽亦且喪盡天良至若杜某者自書養濟
院貧生天下有生員而在養濟院者乎亦豈有在養
濟院而猶得稱生員者乎死心敗檢莫此為甚以上
老朽僊行皆得罪 聖門而貽羞士類所當嚴飭貼
示以警將來以振士風者也

哭剿僊許事

撫州劉黃中 諱玉贊
太守 宛平人

看得青衿胡某豺虎為心嚮人側目畏惡而不敢櫻
其鋒者以其善呼黨顛稔熟衙門故也董發二住子

宜黃之崇二都胡某往來庄所飲食其家酒飯之積約有五錢發二人前取討已覺艱然後又持低銀求換豈平日肆惡者所任受乎未幾而借名完糧強勒置產吳俊十七廖俊六朋比為奸閑說其事發二買田未能服禮不可呈衙控縣亦胡某嚇騙鄉都之故智而發二乃敢遽履虎尾招之毋憲雖其情有難堪亦天之巧于癩惡也胡某胸無點墨惡已貫盈法宜被其衣項仍應于黨惡之後十七俊六各予一杖以為橫肆閭里之戒

出巡事

寧國唐寓菴諱廣堯會稽人

凡開生員劣行必實有其事確有其人始可憑以定案據以黜革今查郭某寵妾休妻一歎則其妻陳氏居然在室拘而訊之則謂因夫乏嗣勸之買妾詞甚善也使氏而果為某棄則此時方涕泣漣漣詠綠衣黃裏之詩而不暇豈肯諱所難諱故為蝨斯膠木之詞哉則休妻一語不獨郭某不居即陳氏亦不任受也再查吞產一節據伊侄郭某稱家產向屬祖分現今營業無異據開吞產而曰意欲意欲者即莫須有之變文也是吞產一語不獨吞者呼冤即被吞者亦且為之號屈矣再四推求則執某嫂侯氏向年稟學

一詞為據乃侯氏死于某年某月學詞准于某年某月時日不符又非確案置妾常情何遂指有廢嫡之舉吞產無據豈得嚴以誅意之文在該學繩人於隱不免疾惡太過而本生無因得謗合邀非罪之原

豪民一

歲考事

平陽司李毛錦來諱新昌人

看得馬某本身欠糧已屬不法雖曰為數無多總在頑負之列保邁脫逃更為非禮雖曰迂疎所致難免攪事之名查新例生員欠糧杖革追比部議甚嚴令某於舉劣之後始行報完該縣初擬罰穀於律不協駁擬次杖可以蔽辜

抗糧事

處州太守周宿來諱茂源松江人

看得錢糧至今日催科之政萬不容緩然全在分別完欠之多寡以為徵比之寬嚴使奸頑無所逃遁而

良善益加鼓舞則庶乎爾絲之善術矣所謂分別完
欠者總計其原額之多寡而不當止問其欠數之多
寡假如某戶欠銀十兩而本戶應完之數原止十兩
是爲十分全欠之額戶某戶亦欠銀十兩而本戶應
完之數其該百兩是此戶錢糧已完及九分之數矣
則此二戶者銀數之多寡雖同而錢糧之完欠迥異
不于此際分別懲勸宜其墮悞不前而百呼莫應也
今龍泉生員季瑤統計其本戶之田原有二十餘頃
應完糧銀共該二百餘兩以前十六十七年分錢糧
查核已經全完現今十八年分錢糧于本年三月中

共納過銀一百七十兩以本戶分數計之已完及八
分五釐之數其餘即使遲至六月全完亦與 功令
相符宜在可旌之例者也今該縣見北簿有三十兩
之欠爲數頗多持之不免過急季瑤自忖錢糧先期
輸納語言不無率直差役因而膚懇遂以抗糧申憲
似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今本生于奉憲批府追
究之後將本年未完銀兩盡數全完府庫湊解該縣
應解在府兵餉已經行縣知照割串季瑤相應免議

徐元選案

杭州 紀子湘 諱 元
司李 文安人

查得徐某一案江山縣以抗糧情事列欵場申屢經

審擬以貢衿抗糧攸門 功令致奉駁查今閱衛刑
原詳則云所欠積逋悉經完納其貢生真偽係已到
監而未經 廷試者非出無因故有請寬一線之許
反復推究其始而抗糧也謂之藐法藐法之罪難寬
繼而盡完也謂之畏法畏法之情可宥夫王者立法
不過使民畏之而已豈必置之死地而後快乎應請
結銷免題以開一面

窩引逃民事

涇陽王書年 諱際有
縣令 附從人

審得曹大孫曹汝興一係程統三之婿一係程建極
之婿也統三建極以抗差糧里長挈眷潛逃莫可踪

蹟有催糧之責者不得不于周親是問夫狡兎之脫
也必營三窟而謂鄰家非其一窟誰能信之且今歲
田地二麥頗登即欲宵遁未有不謀諸兒女遂作神
輸鬼運暗度陳倉以去者統三建極應于大孫汝興
名下責以查訪諭令速歸如其不返 王章具在斷
不疎縱二八使先去以為民望也

豪民二

緝殺官差事

撫州劉黃中 諱玉瑛
太守 宛平人

看得羅光告鄧俊五等抗 國措累是否實情一訊
即可立結後五等恃居兩界無法無天差檄交提屢



拒屢抗本府統轄六邑此風可長一切錢穀刑名尚
敢過而問乎未蒙檄行註銷亦未奉有知照斷無有
因抗中止之理前此號件曾書原差本役復提以銷
積案不謂倭五等盤踞跳梁愈久而愈甚也統宛徐
佑七等綁鎖官差擒歸虎寨此與叛民何異若不仰
藉憲威嚴提正法則效尤者衆而百務俱不可爲矣

豪民三

兇叛事

九江 席覺海 諱教事 平陽人

覆審得熊某以跳梁劣生親身不善駭黎民而禍通
族者久矣兎脫之後鷲鷲猶存若非五年援赦終難

法網乃九年間又有高劫一案吳見明供之能詳六
首之迄今德星二縣罪案尚山積也某思形難久匿
終不能爲破柱之藏忽于舊年六月有抄誅之舉革
面乎革心乎總未可知然既蒙憲慈准其歸順則當
取法于周處余何尚爲馮婦哉求保查天球一事瀾
迹諸生假冒標員叱咤嗜啞肆孽公門嗜臬司何如
地堂上何如人似此虎視眈眈豈非鷹眼未化之一
驗乎除申詳外一面行查而某之惡跡鱗集尙可於
大清世求活耶其不卽懸首者幾希矣但屢審前案
人亡無証由前罪計之所犯皆必死之條由後赦竟

之所侍有回生之路今某曉曉致辨而合族青衿某
某等皆以身保是亦相助爲善之一脈雖然法司重
地出入把持俱有明禁某以武斷鄉曲之故智移而
用之公門意欲何爲若不加法外之法又何以誅心
內之心乎除重擬外仍當管責轅門法曉中外一以
懲從前之躒治一以戒將來之擻臂若再執迷不俊
則三尺尚在勿爲兩番援 赦而遂裁刑措也

豪民四 武斷鄉曲

公舉非類事

成都魏子存 謹學渠
司李 嘉善人

看得王阿壽幼失怙恃長落飄流所近非正人所習
非正業留之恐禍地方原有可去之理但據國人皆
曰可殺卽正兩觀之誅恐古法不可行之于今以今
之國人非盡若古之國人也阿壽平日爲非必廉其
爲非寔蹟卽云公舉不法亦須得其不法真情如但
以紙上極惡口頭至公立置人于死地恐 朝廷無
此法也士師殺人亦必三推六問而非士師者又可
知矣王士忠等疾之如仇亦除惡務盡之意而王一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元王三鳳等供証事款率多扶同則阿壽素行不善
終難爲諱責儼亦足蔽辜如欲絕其生命必俟怙惡
不悛干犯 國憲而後可

鹽法一私販

稟報事

高唐 刺史劉雲麓 諱 曲州人 佐

看得大商發鹽憑引小販分引憑票引不離店票必
隨身雖在肩挑背負亦宜蹈矩循規楊馮任販鹽二
十五斤詢之則曰有引索之實乃無票私販之律何
辭追擬之法不枉

捉獲私鹽事

蘭州 刺史劉翔公 諱 固安人 景

看得蘭州鄉民喬俊英探親於河津境上遂携私鹽
而歸雖曰食鹽非販賣者比然而藏私犯夾帶之條
監且入官無容告苦罪仍擬杖不必稱冤

私販事

乾州楊裔發諱亂昌
刺史蓋州人

看得郝周孫以晉人而為秦害用私橐而貯官鹽方將負販出井幸而公無渡河賊已獲而囊應人官罪既定而驢難給主

中報傷死大盜等事

程質夫

看得孫四等盜鹽一案解州臨晉會審情真按律擬徒似無枉縱伏蒙院批謂四等聚眾十人以上當依豪強鹽徒之例則是各犯應得之條似無可寬矣職仰遵覆勘實有可為諸犯原者伏讀條例所云豪強聚眾駕船張幟擅用兵杖嚮器拒敵官兵殺傷人命

者分別首從斬成細憶斯語似為白晝合夥公行無忌者而言以其事類強盜故以強盜之罪罪之也而例後即曰貧難軍民易米度日若不坐今孫四等皆以破落窮漢素環鹽池而居一日計窮人建為目前救死之計其罪固不勝誅而其情則甚可憫也問其盜鹽之黨則十人以上矣然其中或有盜二三次者或有盜一次者且併有盜一次而尚未獲鹽者問其盜鹽之時則曰在深夜以後似非白晝公行無忌者比也問其盜鹽之具則曰止有鹽驢數頭口袋數隻亦非若船載車推者比也問其盜鹽之仗則曰止有

鍾鎗一枝別無軍仗等器也問其盜鹽之故則曰願
名分升斗將以易粟贖死非欲為興販射利計也由
是觀之則與律中貧難軍民無異也卽不然亦竊盜
等耳獨是拒捕一着似無容置喙然詳詢當時拒捕
之狀謂是夜盜鹽出墻衆皆驅驢負袋而趨唯裴三
槐一人執鎗殿後邏兵甫一追及衆皆鳥竄獸奔棄
鹽不顧唯追及三槐一人轉與兵解因而械鬪以此
觀之倘使衆犯皆存拒捕之心則所帶器械必不止
于一鎗而已捕追方及之時亦必不望風而走且邏
兵不過四人盜鹽已逾十輩使果同心拒捕則勝負

正未可知使邏兵而勝則其所獲必不止于一人一
鎗而已也則十餘人者正所謂挑担馱載之人也非
拒捕之人也拒捕者不過三槐一人而已卽三槐挾
鎗殿後之意亦不過小人愚鹵謂持此可壯衆人之
胆鼓之使前亦未必有敢於拒捕之心也其後之拒
捕者亦如窮奔之獸度不能脫遂反而觸人耳諸犯
逃而槐獨鬪槐死誠足正拒捕之罪諸犯原未拒捕
則似不得槩及之也非曰因槐旣死而遂卸罪於一
人也法曰獲鹽不獲人者不追獲人不獲鹽者不坐
今審諸犯皆係攀指緝獲之人但旣已招明同夥盜

卷之九
監分別杖徒似無枉縱

監法二假引

密查假引等事

平陽司李毛錦來諱新昌人

看得引以印信為憑收必驗明方繳何物玩役漫不
警心嗟此愚民亦未着眼坐視贖開亂真徑致砥砮
混玉如某某兩縣者也謹將憲發假引提取經承嚴
鞠據供伺愚鄉民新簽衙役不知此弊且云如此犯
法重情不唯耳目未經實亦意想莫及祇知食鹽銷
引引到即收收到即繳但供登記之責詎存疑貳之
心由此觀之疎忽不待問矣別情似未有也猶恐狡
飾未敢遽信反覆詳查某縣假引四張上書張三小

字蓋卽某縣銷引之鄉民也。某縣假引十三張內有二張上書邢家庄二甲鄒字內有一張上書九甲廣字。鄒則有姓而無其名。廣則有名而無其姓。餘則併名姓而無之。及究所謂鄒則曰鄒三。廣斯曰張廣。蓋卽某縣銷引之鄉民也。逐一提到。嚴加刑鞫。皆云市中買引到手。原自暗記姓名。以交於官。卽此觀之。未有自知假引而復自記姓名於其上者也。總由市上小販往來飄忽。監則賣於里下。引則得於市中小民。銷鹽唯望其速來。不問何地之商。經承收引。唯望其速滿。不問何商之引。愚民無知而妄買。蠢役不察而濫收職。此故耳。實他無情弊也。然疎忽之罪。百喙何辭。均應重杖。以警將來。其偽造假引之人。奸宄狡詐。恐難驟致。嚴飭該縣。加意密緝。務期必獲。以彰憲法。其假引數目。先於經承名下。勒令補填。無使缺額可也。

學政

欺君凌儒等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新昌人

看得教職所敬奉者祭丁是也祭丁所首重者頒胙是也胙止及官不及役今及役瀆矣且及倡優更瀆矣及役與倡優而復夷然不屑受也瀆尚可言乎師生鳴鼓而攻之宜也問使之及之者誰也曰非頒也祭函出三日矣頒於官官不之嘗委於役役不之食故委之於倡優也瀆不勝誅矣盡杖其役者愛禮也役亦僅止於杖者以瀆禮不自役始也不杖倡優者禮不為下賤逮也詞內之事俱不究者衍文也

稅務

紊規違斷等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新昌人

看得王加珍等皆役僧也查臨汾縣雜徵錢糧有額設牙稅六十四兩有奇係各色牙行每年納銀換帖方准開行故有此稅又有額定商稅一百兩有奇係遠近客商販貨入市隨其貨之多寡自赴稅課司完納故有此稅以上二項皆為本大利多者而設如紬布菽粟油鹽茶酒之類是也至若蒸食一行乃小民之最窮最苦而無謀生之策者始開此舖以覓蠅頭微利計本不上兩許每日買麵不滿十斤做成胡餅

麼麼倚爐而待計箇而出日得數文以爲婦子養殮之給以言資本既不在商賈之列以言交易又不列牙僧之俸而王加珍等妄生事端折令納稅是何異于刮佛面之金而削針頭之鐵乎且蒸食出于麵麵出于麥販麥之商既已納過商稅爲之發賣者又已納過牙稅豈有麥已成麵麵已成餅而更欲稅之則是一物而數稅矣是又何異于徵田土之將粒而併欲權釜內之饗殮有是理乎王加珍鼓黨嚼民越禁妄告已經道擬吉度隨其鼻牽同聲附和俱應同律姑念赤貧窮牙各責以警刁橫

行查事

毛錦來

看得任重身克庫書經管牙稅開報既已含糊莫辯底簿又係一筆寫成迹似可疑法實難宥致煩憲臺駁查誠釐奸剔弊之至意也職仰遵嚴行該縣徹底根究今據回稱該縣原非商貨聚集之地止有牛馬花布菜傭酒保些小交易故每年額定稅銀七十三兩逢閏照加俱接藩司所給印帖牙僧名下寫列名數均攤徵解並非收於商賈之手所以底簿一筆寫成職此故耳至于貨利有無買賣多寡悉由販僧自操該縣除此額稅之外絲毫不得過而問焉其說近

李新書二集
理似亦可信。雖然當日報文內亦須卽以此情申
說明白。奈何湯不經心。一任草率了事。雖無捏造欺
朦之情。難辭疏畧。苟且之罪。杖懲。經承誠不爲枉。

勒詐一 兵詐

急斬搶詐事

李郭園

審得金得勝以營兵而張虎翼。陳思能以地保而竊
狐威。良可恨也。有應捕陳官郎。陳棍自桐廬歸途。遇
兵丁九名。不知姓氏。時夕陽西下。欲覓旅店棲身。而
不得其處。官郎陳棍二人卽指引於同族陳七苟店
中。暫爲止宿。不期風雨連綿。狂飲數日。直待晴明。始
去酒飯之費。約算多金。無物相償。不得已而留弓矢
爲贖。約次日齎銀贖回。爲七狗者。止知玉佩。暫留傳
作酒家勝事。不料銀瓶指索。竟爲馬上麤豪。去卽妄

稟防官以致差兵拘擾復串地棍陳思能以私藏軍器爲名大聲恐嚇喧闐之下遂亡其猪食其雞取其女衣復勒銀十兩始去是何法紀耶七苟遭此橫逆雖云事出兵丁因思疇昔之夜從旁指示而引八杏花村者非官郎陳棍而誰因告思能得勝之便并波及之雖然二人不過先容一宿又安能逆料至此也今嚴拘各兵對質俱匿影無踪若不請憲親提無以示制其款內諸賊必俟各兵到日審究得情始便追給云

切盜事

九江席覺海諱教事
平陽人

審得盜憑賊賊憑失主千古不易之法也如周起明之告余三八也盜雖無據跡實涉疑夫何爲而涉疑也當三人被叛之日果係良民自宜挺身與丁四出辨何故而游于無何有之鄉借肖家嶺爲破柱之燕也及聞募兵之示出而投充乃宿怨尙橫于胸攘臂復逞其毒以索牛爲名而引類呼朋不分昧旦以圖報復此何心耶夫噍噍鄉愚遠望者尚且却走况破壁排闥利器欲加又何怪乎周啓明之喊隣求救鄉寨等之鳴官立案也乎究竟盜不見賊傷不見痕乃成兵盜兩歧之局雖然盜實無據三字獄何能死人

惟以兵論可也。夫三八掛名戎伍，纔數日耳，卽以告假之身，下鄉滋擾，如軍法何？總之鷲性猶存，鷹眼未化。啓明之盜無據，丁四之板有因，俟緝獲丁四到日，徐定盜案，先當移會本營，令以軍法從事可也。

勒詐二民詐

樹黨倡亂等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江甯人

看得審理狀詞，凡有語涉地方利弊者，當論其事之虛實，不當論其人之有無。蓋人名可匿，事蹟不可匿也。如萬世澤之爲原告，歷審皆無其人，讞者不得不信而安玉卿等之爲地棍，歷審並無其事，卑職則不敢不疑。雖云庭訊之下，質對無人，不便從空追索，但設籤立限，及民間搭船，每人定索六分，則似不爲無因。據玉卿等親供，上自湘潭，下至湘陰，其載渡小船約五十隻，每人搭船不過三分，其言如是，卽使勒取

六分是虛而止該三分則是實矣合無懇憲出示即以三分爲例此外不得多索違者治罪再於每船立一小牌載定船銀數目仍於西門馬頭刊一木榜永著爲令不求其人而但用其言則言路不塞而地方之利弊可得而聞矣此通商便民之事亦與利除害之大關也伏候憲裁

湯火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司李

審得何某向以山木一片得價二十兩賣與舒亨四交易既成即不得自變其說奈何復欲自伐前木立限狀以返前銀殊屬非理此時內疚以省前失猶可

此時而欲生端再爲已甚則大不可也一紙告詞捏稱私當命鮑百四持示亨四恐之適以詐之耳乃亨四陽示以弱而留其狀即將稻二石布一端衣二件銀三兩付百四轉交以寢其事在何某方且欣然得計不料控憲相拘者已執票而隨其後矣總之何某立計狡而淺固不若亨四用意惡而淡原詞具在過付有人何某此時亦必自笑其愚而服亨四之譎矣即欲強指一語其可得乎杖而追給自不爲枉鮑百四持狀付贓不問而知爲黨惡並杖無辭

勅誣詐抄事

李鄴園

審得生員童某向與其兄童惠生將樓房一所得價
一百兩賣與祝九百折卸係吳國棟為中此順治八
年事也至九年某月又得過割銀四兩至十月又得
找價銀二十兩其為此屋計者亦既不畱餘地矣乃
復倩原中吳國棟再為謀我國棟难于措吻遂堅辭
以拒然實大拂其心矣無何而有祝二十之婦以夫
妻反目而雉經此風馬牛不相及之事與童某何與
焉乃乘機寫一手揭指稱百九縱令國棟強姦二十
之妻致令自縊等語使其叔童而習持示國棟以為
詐端孰意國棟不遂其詐而反手揭是留何某叔侄

屢索不得以致登門爭鬪此國棟抄詐之控所出來
也雖八十兩之銀分毫未付然問其執前揭而使之
聞者獨何心歟況得價賣樓而稱為債滾加以折毀
旗扁父忿慘斃等語尤屬不情童某如此舉動而猶
側身士類亦何顏之厚歟姑從薄罰以生愧悔之心
果能修省自艾則此罰不為無功不則較之夏楚二
物為尤甚矣童而習並杖不枉

奏剿濫科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江甯人

劉鈿鑪之告里長江尚員等以二石之糧索白金之
貼始因買田而當差繼因當差而賣田情亦苦矣總

以地值衝繁私派陋規勢難頓革故受累至此然以
百金幫二石為數不太多乎合將所質原田若干畝
勒令尚員退還以平其心獨是鈿鏞向為子戶既怪
里長勒詐而控之今為里長又勒詐子戶僧海微而
反控之以不欲者施人亦何不想若此也海微買鈿
鏞之田其價不過三十兩而十年之內兩勒幫差共
計十六兩亦苦太多豈前為里長苛索者後必取償
于子戶耶應于鈿鏞名下斷還銀四兩以平其心強
不想者而歸于怨所以息爭端也劉鈿鏞江尚員各
杖餘俱免擬

匿情燒詐事

蕭山賈蒼喬諱國祜
縣令曲沃人

審得朱文才與方六二向有灌田爭水之隙今一旦
事出無端有詭捏何文采姓名謂六二毆死係命出
首于縣六二於文才之外別無警覺不得不致疑於
夙昔爭水之人斯時也文才方避跡引嫌之不暇况
可與縣差王祿並至其家貪饜口腹而為不速之客
乎雖投匿無憑而六二之惑滋甚矣至若陳某陸某
係經承吏書六二餽銀四兩欲以消弭前事孰意賂
賂空費而勾攝復來原差王祿復勒其輸錢常例等
項共銀三兩種七剝膚能不歸怨于偕往之人而與

不平之控哉。安可不杖文才以儆其後。陳某等詐贓不法別案已經追擬。茲不重科。朱文才投匿害良。審無實據。姑免深究。

豪衿抄詐事

李鄴園

覆審得朱某因妻屬駱春別案致訟。而爲之開說以受賕也。先得春銀若干。又龔靜之付銀若干。又陸長春付銀若干。問之黃永日等。見証最詳。且有彼之親舅駱義同來見付者乎。而義設虛言以代飾者。特不過因某爲姊丈。至戚爲親者。諱理有固然。况其初又曾串通朱某互相誑騙。無惑乎俱吐之不實也。今一犯啾啾不也者。特因家徒壁立。餽冷囊空。自知盡其家產。不足以抵追給之數。故逞此懸河之口。以掇賅然。過付証佐。俱吐既確。雖欲寬之。烏得而寬之。相應仍照原擬。

勒詐三詎詐

痛陳民害事

衛州王望如 諱仕雲 河南人

審得方某即陳萬民已經出認則狀非匿名但所開
軍款實無確據屢經駁審似無徇縱茲奉憲批職復
虛公研訊逐款推敲如里近幫貼馬天水手砲手等
款或因並無官給工食而民間私派完公或因官給
工食不敷而民間私貼以足之授受俱屬通權謂之
陋規則可謂之賊據則不可並非縣官科斂必非衙
役侵漁因時制宜王道所不費也至南漕米麥免災
三款俱照由單徵收現雷抵冊可據若謂由單抵冊

而外別有苛索則各犯與方生員對質並無確指俾
聽訟者何由懸坐方某臚列款輩痛陳民害自謂策
效治安信如所云則必陸無車馬水絕舟楫而後可
豈田單抵冊朝野所恃為信從者皆不足據耶人非
喪心病狂何以至此應置嚴法但念老悖腐儒
諒無怪私挾詐之情姑發學戒飭餘照前擬

叛憲屠民事

紹興紀光甫 諱 滄苑人

看得十五年冬奉文動支正餉購買稻穀以濟軍
需命一縣派辦四于石其時庫帑罄懸該縣即於
次撮內派令完穀扣除正糧蓋紹地稻穀原無舖

行而里逋多力田之家與其糶穀而完官不若輸穀以抵欠誠官民兩便之策也但軍興孔亟追呼之令未免過于迫切然上司催官官催里逋夫有所受之也乃里長吳尚文等遽爲叛憲屠民之控據稱災荒流免並無拖欠不知流免之文今春始奉知照在去年冬季此令未之前聞逋欠既多軍需又急官吏何由而豁免耶況途來師旅繁興一切馬料刀槽草穀船夫等項無一不取足于縣令使尚文之計得行則顛策于後維繫于前幾何其不泛駕也違悞軍機罪將誰委鄉民能由而任其咎乎尚文等刁悍之風似不可長但以里逋告經承不忍遽加之罪恐阻言路而長胥役之奸也尚蒙憲臺垂念貧民窮役兩賜矜全免其罪罰則官役咸稟憲威而後來縣令之承辦軍需者亦不致進退維谷矣

違憲貢贓等事

紀光甫

審得桑某以餘姚積蠶奉前院訪拿問擬流徒計贓三百四十餘兩監迫一載僅完其半該縣疊奉憲催勢難復緩不得已而以庫銀墊解是桑某不但累民且累官矣詐料不自悔艾而反愈肆披猖借攤賊而徧隘同役復恐訪後扳賊奉有明禁遂創爲別詞從

憲陽為首弊。而陰圖卸賊。計則巧矣。今所開里長納戶。夫頭三族。並無一人出証。其為虛誑可知。且錢糧利弊。或發覺于紳衿。或舉首于被害。未有問擬流徒之術。蠹身在囹圄。所得而訟言者也。應繩以律。但恨法無重科。際加責外。仍令補還庫銀。將各犯解憲覆核。

剪蠹正律事

撫州太守 劉黃中 諱玉瑩 宛平人

看得舒愛九。卽世生健。訟逞刁非。一日矣。向與楊科七。訟爭墳山。乃一身之事。非通族之事。愛九亦貧無賴。安有多金付與歇戶。伊兄愛二。現在可質其主歇

之黃希智。催審之黃遠三。岳如一。住歇科七之楊越。三不發看語之趙雲子。眼隨捕官勘山之裴英。劉孟三。曾有榮一網打盡。猶有因端。至從未謀面之王俊七。無故開列首名。雖供誤聽。唆使終不指其唆使。為誰若愛九者。真可謂善造空中樓閣。不費斧斤之力者矣。庭訊之下。俛首無辭。誰聳憤意之罪。斷難為之寬假也。漸不可長。決杖以懲。

